

■ 赖某深

《八述奇》是清末外交官张德彝(1847—1918)八次旅西所作的最后一部日记。记事起于光绪廿七年十月奉旨任出使英、义(意大利)、比(比利时)三国大臣,止于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回国(1901.3—1906.4)。全书二十卷,约四十七万字,据北京图书馆所藏清抄本点校。

作为外交官,《八述奇》自然要记述外交活动,但其重点是记述外交礼仪活动和交际应酬,涉及中英、中西之间的重大外交活动反而不多。书中记载了赴英途中往西班牙祝贺英国新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比(比利时)国大臣,止于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回国(1901.3—1906.4)。全书二十卷,约四十七万字,据北京图书馆所藏清抄本点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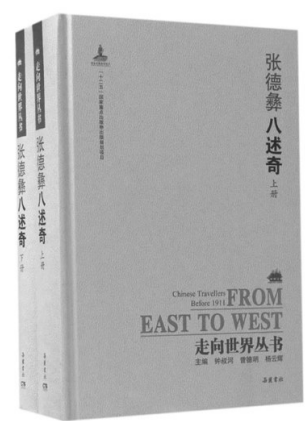
作为外交官,《八述奇》自然要记述外交活动,但其重点是记述外交礼仪活动和交际应酬,涉及中英、中西之间的重大外交活动反而不多。书中记载了赴英途中往西班牙祝贺英国新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比(比利时)国大臣,止于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回国(1901.3—1906.4)。全书二十卷,约四十七万字,据北京图书馆所藏清抄本点校。

在科技方面,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新发明,张德彝极为关注,如图画和摄影之传真、摩托车(作者称之为谋士

尔喀,即 Motorcycle 译音)、马可尼等人之无线电通信、可视电话、特技自行车、偷拍相机、地下铁道之创建、救火所用的氧气呼吸机,书中均有介绍。对于正在普及的汽车记述最多,并说汽车已用于军事。当时伦敦的公共交通工具主要是马车,但张德彝已经看出,马车终将被汽车所取代。随着汽车的使用越来越广,“伦敦车夫必经考试,得有凭单(即驾照)方准御行”。于是有人“设一学堂,专教用车之法”。此外如伦敦汽车租赁价格、汽车须“按辆挂号保险”、汽车比赛、禁止开快车都是研究城市交通史的好素材。

西方官员不摆官架子、不讲究官风给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书中记述,伦敦公车往来方便,作为驻英公使,作者偶尔乘坐,“因上中下三社会人皆可乘坐也”,而使馆“同人多非之”。而英国皇后之弟,丹麦王爵阿勒达玛、英国国君之侄希腊王爵卓志,“曾同乘公车街市游览……一路上下车易车皆与人俱,乃鲜有诧异者,何也”?作者轻车简从与晚清个别外交官的官老爷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张德彝的前任——驻英公使罗稷臣回国时,同行者就有夫人、四个儿女、四个侄子、一个内弟、一个教读。

在经济方面,书中介绍了全世界最著名的保险公司——劳埃德保险公司。其前身是英国罗艾德保船行。罗艾德早年在临海某街开咖啡馆,航海船主及水手往往在其咖啡馆喝酒聚谈。罗艾德“为人精明,留心航海水道地理,每向各船主采源询委,苟有所闻,既参考之于心,复画图以示众。”后来更“考明铜



收入「走向世界丛书」的《八述奇》,岳麓书社2016年版

铁之性及泛海船只得宜之式”,于是创立了罗艾德保船行,专门为航海船只提供保险。他为各国船主提供的保险保单即有“两大册,厚逾半尺,长尺余,宽约八寸”。其他保险公司“保险之货物,行主亦必察所载之船名曾否列入罗册,属册中之甲乙何等,由何年所保,保若千年,用以定保险价值。船名若为簿中所无,则保险货物之值即加数倍云”。书中提到,还有专门为英法海峡航行提供保险的公司,“若付以三本土,彼给凭单,倘遇险则偿千镑。人以为出资少而有巨利为质,罔不费三本土也。然十数年来,车船均无险事也”。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三日的日记,更记载形形色色的保险险种:“西国历来兴办人命保险,保火险,后有为其犬马保险,均与赌钱相似,视乎彼此运气。近又有为善歌者保咽喉险,善舞者保脚指险,善鼓琴者保手指险。据云保指险之常价,乃失一手指赔三十镑,一脚指赔四十镑。”作者感叹说:“保险日奇,不知将来何所底止”。

书中有两处提到了世界上最古老、最著名的拍卖行——苏富比(又名索斯比)。一处称之为索色庇叫货场,另一处称之为索

斯碧叫货铺。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初八日记载:“西人亦重名人之手书,其价每出人意外,不知其所贵者何。”三日索斯碧叫货铺中拍卖“乃勒森致哈米屯夫人一函,七十一镑。哈米屯夫人致乃勒森两函,五十镑五先”。按乃勒森今译纳尔逊,为英国海军名将。哈米屯夫人今译汉密尔顿夫人。两人的爱情故事,颇具传奇色彩。

书中介绍了西方的申请破产制度,作者称之为“禀官报穷”。“闻英民业商,有因亏折无力周转将至闭歇者,可以禀官,称曰‘报穷’,乃将其出入及亏折之数详细呈官,官核是实,既允准歇业,则其人即不得列为上等人,而人亦咸耻之。凡其人往日被欠之户,按欠项多寡分付。然所得之数,无论几成,皆作了清,不能彼此更加理论,在西国此为商家不得已之策也”。

在教育方面,光绪三十年八月五日的日记介绍了英国刚刚兴起的“妻学馆”(即家政学堂),“专教幼女学治家之法,大略谓须知其所应知及经理财要妻题”。次日日记记载了法国的女学馆,“凡幼女人学,以十二岁至十五岁为率,学期百日,于持家、针线缝补、厨工烧煮及妇女分所应知之事,无论贫富,一生皆宜切记者”。

在医学方面,书中介绍了西方新发明的急救法:“今电汽车渐多,人或受惊吓而致死。名医新传解救法,云人惊仆即救之,异之扶之者毋赤手,或戴手套,或以衣襟包手,或用新报裹手,使病人仰卧,解松颈钮衣扣,或卷衣或取他物垫其肩下,则头倒仰下垂。启其口,以帕裹指抽掣其舌尖,一伸一缩,一分钟掣十五次。别人握其脉臂,使之向前直伸而摇荡之,并使其肘忽(勿?)触地,与救溺者同。延医

诊治,需二点钟可复生。”

社会风俗方面,书中记载了西方的愚人节(作者称之为“弄弄日”)、西方接吻成规、妇女洗澡、西班牙斗牛、英国国王入伦敦城之古老仪式。

此书既然是以“述奇”为名,当然对奇风异俗不吝笔墨。有老妇少夫,有美国男子登报求婚,亦有少妇登报征婚因未寻到佳偶少妇状告报婚赔偿、还有寡妇征友被报官、有男女同浴、有厌恶男子之女士所创办的女会馆。最令人称奇的是丹麦男子和德国女士在狮笼中举行结婚典礼,可谓旷世奇闻:“在某城有丹男霍安娶德女博尔格为妻,成礼不在教堂而于狮子笼。笼巨甚,圈狮五头,教士海班中泣啜经,新夫妇跪听,虽有弄狮人者可谓忘形矣。笼置于溜冰所,楼阁宽敞,弄狮人以‘狮笼成婚’四字传出,引人围观。人多好奇,来者肩摩踵相接也。卖票人款,新夫妇竟与弄狮人预约匀分,新夫妇得一百一十镑,老教士亦有收获焉。”虽然新奇刺激,也有不错的收入,但总觉得是在拿性命开玩笑。

对于社会新闻,作者津津乐道。其记英国首相生性嗜好盗窃,令人匪夷所思。“夫偷窃者,贫者卑鄙之行也,然亦有富而生盗心者,每有所至,意本非窃,而濒行不免阴纳少许物于怀,医书谓之少阴之性,西人亦有之。闻前英相兼外部大臣德贝生性嗜好,一日自赴科特兰街镜铺购看戏千里镜,多不如意者,临行终放一枚于衣兜。铺知其故,不问不索,至期帐讨所值。德诧异,令铺伙人而询之,伙指谓桌上镜,言前于某月日时,候爷由本铺带回者。德沉思少时,大笑,偿如数。”

英国的名胜古迹,最有名的

是巨石阵,张德彝首次向国人作了详尽介绍。

此书记涉及中国的史事不多,但有二条记载值得一提。一是八国联军侵华与英国《泰晤士报》《日日电报》失实报道有密切关系。明明是德国驻华公使被杀,上述两报却报道说是西方各国驻华公使皆被杀害,甚至还说各国公使在临死前将妻子先行杀害,如此耸人听闻的不失报道对西方采取一致行动、入侵中国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书中记载,当义和团运动蓬勃兴起后,“扰及帝都,凶焰方炽之际,英之《泰晤士报》及《日日电报》,咸由驻上海采访人飞达伦敦,谓驻京各国使臣均经被害,该两报皆经据电登录。而《日日电报》并云,各公使于未遭害之前,预将妻子自行戕毙……各国闻此凶耗,无不怒发冲冠,因各派雄师,冀为使臣雪恨”。二是作者批驳了华人蛮野外国文明之说,他摘引各国的相关报道指出:“美国诸处欺侮华人姑莫论,他如英国向华人掷番裁伤耳巡捕不理,德国男子携华人亲勇巡捕不理,俄国雪床载华人过冰江加倍索钱巡捕不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外国人一旦在中国有事,势必大动干戈,“在北京,前于辛丑春,有人自黄墙内以绳系砖块打纸鸢,砖坠墙外,恰落一中国妇人前,竟屡次行文外务部,强索其人;地方官无法,乃捉一卖油炸果之贫人代充完案,以安其狭窄惨虐趁势欺人之心”,显而易见,西方是对本国文明,对他国野蛮。

美中不足的是,书中年代、数字记述有自相矛盾之处,点校者作了技术处理。有的记述纯属无稽之谈,例如光绪三十一年十月的日记,就连篇累牍记述了十二个鬼故事。

## 那些著作等身的中外作家

■ 徐 鲁

■ 误会了巴尔扎克

外国作家们都喜欢在出版的作品扉页或卷首印上一两行或一段“题赠”,有的题赠给亲人、导师、恋人或朋友,也有的题赠给自己所崇拜和追慕的某位遥远的“精神偶像”。例如海明威,他写在《老人与海》上的题赠,就是献给自己的责任编辑的。

法国文豪巴尔扎克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有“题赠”。他在长篇小说《两个新娘的回忆》(“私人生活场景之一”)扉页上留下了一大段题赠献辞,是献给女作家乔治·桑的。献辞如下:

亲爱的乔治,拙作的题赠不能给你的大名锦上添花,您的大名倒必将以其神奇的辉煌映照拙作;然而,我并非有意借光,也不是故作谦虚。我谨借此证明我们之间的真挚的友谊。这种友谊在我们外出旅行、天各一方时继续不断,更不因工作繁忙和世情刻薄而稍有淡漠。这种感情无疑是永不改变的。凡拙作所题赠的朋友们的大名,均使我在卷帙浩繁的著述所引起的痛苦中,得到一种愉快,因为拙作问世,无一不伴随痛苦,别的姑且不说,仅我咄咄逼人的多产,就招致多少非难,仿佛我眼前的世界并没有如此丰富似的。乔治,如果后世有哪位专事考证残本孤笈的行家,发现拙作所题赠的大名,尽是一代赫赫伟人,且襟怀高尚,友谊至洁,堪称时代的英雄,不亦为一大美事么?我岂不能更为这种牢靠的幸福而骄傲,少为总有争议的成功而沾沾自喜么?对于认识您的人来说,能自称是您的朋友,实在是一种荣幸,正如您人有幸,自称是您的朋友。特·巴尔扎克。1840年6月于巴黎。

撇开对乔治·桑的颂扬和致

敬不说,巴尔扎克在这段献辞里还借机发了一点“牢骚”。那就是,许多同行,甚至包括读者,对他那“咄咄逼人的多产”的误解和非难,以至于他只好反唇相讥,说出“仿佛我眼前的世界并没有如此丰富似的”这样的话。

巴尔扎克是一位异常多产的作家,一生留下了160多种作品,仅《人间喜剧》就包括长篇、中短篇小说96部,作品里写了2400多个人物,而且是在不到20年的岁月里完成的。这些作品,从各个侧面、全景式地展示了19世纪上半叶法国各阶层的社会生活,被称为了解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而且也成为人类文学史上的一座罕见的文学丰碑。

但是,许多同行和评论家往往只看到了他的高产,甚至总是对他的写作速度能否保证作品的质量心怀狐疑,却对他在这些作品背后所付出的超常劳动量、异于一般作家的耐心视而不见。这对巴尔扎克来说实在有点不公平。他需要利用合适的机会“辩解”一下,包括利用写给乔治·桑的献辞。

从巴尔扎克的一些传记里,我看到他有一个“创作时间表”:从半夜到第二天中午,一直在写作;也就是说,他一坐就是12个小时,修改稿件和写作;然后,从中午到下午四点,阅读各种报刊杂志;五点用餐,五点半才上床睡觉;到半夜又起床,继续工作。每天的时间安排都是如此循环。

他的传记作家说:“每过三天,巴尔扎克的墨水瓶就得重新装满一次,并且得用掉十个笔头。”

巴尔扎克每创作一部作品,总是将原稿和修改稿保存起来,最后装订成一大厚本,作为礼物赠给知心朋友。他大量的手稿

也因此得以保存了下来。这些修改稿的数量相当惊人,比如,他每创作了一部200页左右的小说,修改后的稿子就会相当于原稿的十倍以上。他的出版人都熟知,他每写一部,少则修改几遍,多则十五六遍。有时候,他会把出版社排出来的印刷校样修改得面目全非,几乎等于重新写出了一部新作。这也正是巴尔扎克所说的“拙作问世,无一不伴随痛苦”的一个原因吧。

从这个意义上讲,巴尔扎克不仅无愧为一位“伟大的作家”,同时也当得起是一位“敬业的作家”。

■ “我的产业是多么美……”

英国大作家威尔斯年届八十的时候,这样说道:“让我感到自豪的是,在那宏伟的文物圣殿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目录里,可以找到在‘威尔斯’名下的著作达600种。”凭着这皇皇600种留给后世的著作,威尔斯应该感到自豪。

已故德语文学翻译家张威廉老先生,生前曾颇为惋惜地说,南京大学图书馆曾花费重金购进了一套143卷本的德文版《歌德全集》,但是长期以来却只有他一个人借阅过。抛开张老先生的惋惜不说,我从他这里第一次知道歌德全集竟然有143大卷之多!歌德作为世界文化巨擘,由此也可得到证实了。

歌德活到83岁,一生写下了大量的抒情诗、诗剧和小说,同时他又是一位植物学家、矿物学家及色彩学、光学专家。如此巨大的作品量,证明了歌德一生对时间的珍惜。我想到歌德的一段小故事:有一次,他看到他的儿子奥古斯特·瓦尔特在一本纪念册里摘

抄了别人写的一段诗:“人生在这里有两分半钟的时间,一分钟微笑,一分钟叹息,半分钟爱,因为在爱的这分钟中间他死去了。”歌德觉得这段诗反映了一种颓唐、迷惘的情绪,便提笔写道:“一分钟有六十秒钟,一天就超过了一千。亲爱的儿子,要知道这个道理,人能够有多少奉献。”两首诗正好反映了两个人对人生截然不同的态度。歌德正是懂得这个道理,一生笔耕不倦,分秒必争,才写出卷帙浩繁的不朽之作。

歌德在逝世前曾这样写过:“从根本上看,只有辛苦和工作,别无其他。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在以前七十五年的生命旅程中不曾有过四周真正的舒适生活。一切好比一块应该步步向高处滚去的巨石,永不停歇地向前滚动。”他也曾这样告诫年轻人:“我的产业是多么美、多么广、多么宽,时间是我的财产,我的田地是时间。”大师原来是这样炼成的。

■ 遥念故人知羞惭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有几位比较多产的作家。张恨水是现代言情小说大家,他活了72岁,写作生活逾半个世纪,留下作品竟有3600万字之多,光长篇小说就有57部。他是中国文坛上鲜见的几位高产作家之一。据香港报界闻人柳亦生先生说,曹聚仁一生著作有4000万字以上,而刘以尊的作品则超过了7000万字。这样的著作数量,当属凤毛麟角。北岳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62卷本的《张恨水全集》,是我所见到的近现代作家中卷数最多的文集。

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也都属于多产作家。这几位作家的全集(包括译文集),都达到了30

卷、40卷、甚至50卷。

我有一套《王力文集》,厚厚20大卷。当我翻阅着这一卷卷朴素的大书时,感到面对的是多么美丽、丰富的母语世界。这种崇高和神秘的感情,是我从语言大师王力先生的书中获得的,我对我们古老而伟大的母语有了一种无限的景仰感和膜拜感。汉语,不仅仅是我们赖以生存和交往的工具,也不仅仅是我们的全部文化与文明的载体,它是我们最初的和最后的语言与回忆的民族的、最沉重的档案,甚至是我们全部的记忆与命运。

使我惊奇的是,这20大卷、800万字的《王力文集》并不是这位勤奋的汉语学家的全部著作。从第20卷卷末附录的一份《未收入(王力文集)的王力先生著述目录》中得知,20卷文集之外,还有《老子研究》《博白方言实验录》《伦理学》等早期著作,《龙虫并雕斋琐语》《龙虫并雕斋诗集》《诗论》等等文学创作研究著作和由他主编的《古代汉语》等,总共11部专著、17篇论文,以及20多部外国文学翻译作品没有收入。他把一种伟大的劳动发挥到了极限。



二十卷本《王力文集》封面

中国当代作家里,据我所知,像叶永烈、张炜、贾平凹、梁晓声、叶辛等都属于多产作家之列。叶永烈的各类作品据说已有2000万字;张炜的作品前几年就已达1500万字;贾平凹、梁晓声的作品也都在1000万字以上。

中外作家,凡能称之为“文豪”的,如歌德、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雨果等,其文学作品除了创造和抵达了人类的思想和文学艺术的峰巅,仅仅从数量上看,也往往著作等身,是一般作家所难以企及的。遥念故人,应知羞惭。没有一种孜孜不倦地执著于自己所热爱的事业的精神,哪里能有如此的收获和成果。